

豈止南京大屠殺

(本文插圖刊第9、50頁)

——日軍在長江三角洲的暴行

●陳在俊

恐怖行動早有預謀

「南京大屠殺」——這五個字，已經是深深地烙印在我們中國人頭腦裏面的一個慘痛達於極點的「歷史名詞」。

然而，半個世紀以來，我們似乎只在顧名思義，於是就產生了一個直覺的反應，以為當年日本侵華軍隊的暴行、獸行，只發生在南京城內外的一個小範圍中；而忽略了在南京市以外的其他許多地方，還有更多的中國人，在南京同胞之前，已經受到了敵寇瘋狂的「凌辱」和「屠戮」。

事實是這樣的：當年從上海進擊，以及先後登陸杭州灣金山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長江白茆口（十一月十四日），三方面合計約達三十萬的日軍，倚仗他們擁有艦砲、重砲、飛機、炸彈的地毯式轟擊炸射，加以戰車的掩護開道，北面：沿長江南岸，取常熟、福山、江陰、鎮江，並渡江攻略揚州；中央：循京滬鐵路，陷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句容；南面：自浙江嘉興、湖州，迂迴安徽廣德、蕪湖、當塗

，渡江直撲浦口；從三方面分兵八路，殺到南京

那一大片被稱為「長江三角洲」的江南沃野，是我國人文薈萃、物產豐饒、工商發達、社會繁榮的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精華地區。日軍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在杭州灣登陸時，對着部下大吼：「山川草木，全都是敵人」；從白茆口上岸的第十六師團（師）長中島今朝吾中將也狂言：「支那人是什麼東西，有多少，給殺多少」；攻到崑山途中的第六師團更奉到上級命令：「不管婦女、兒童，只要是支那人就得殺掉；家屋一齊燒燬」。所以那三十萬獸兵，在踏過廣袤數百里的長江三角洲每一寸土地時，燒殺淫擄，為所欲為，絲毫不遜於稍後進入南京城內的暴行。

因此，筆者在多年來就存有一個觀念，認為「南京大屠殺」這個歷史名詞所涵蓋的範圍，未免小了一點，且與史實不符；而應該改稱為「長江三角洲大屠殺」才對。至於大家已經說習慣了的「南京大屠殺」，實際上，只是「長江三角洲大屠殺」之中的一部份，也可以說是整個大屠殺

過程中最後的最高峯。

飛機濫炸逃亡無路

假定筆者以上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要想對「大屠殺」的真相，獲得一個比較完整而實在的瞭解的話，就得先從上海的戰爭談起。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駐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開始發砲挑釁，我軍奮起猛烈抗戰，日軍飛機不僅在火線上大量投擲炸彈，而且在兩天後就大舉轟炸南京；其後兩個月之間，連續轟炸了蘇、浙、皖、閩、鄂、湘、粵、魯各省六十多個城市；尤其是上海市及其附近的幾個縣城和許多鄉鎮，雖然也都並非毗連戰場，但遭受的轟炸掃射尤其嚴重。難民們像潮水一般地湧到上海租界；租界當局以人滿為患，拒不接納。此時，有一位法國籍的饒神父，青年時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身受戰禍，失去了一個臂膀的人。他目擊無數鳩形鵠面、神情徬徨、不知投身何處的難民，就決心克服萬難，要在南市設立一個「難民收容區」，他這一個計劃，我國上海市政

當局當然是極力贊成；可是還必須得到日軍同意不來轟炸才行。饒神父雖然在上海很久，但可能是厭惡日本對中國的不斷侵略，所以他和日本人不會有過接觸；因此他就和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的上海特派員英國人田伯烈商量，由田伯烈通過新聞界的日本朋友「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的關係，找到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和日軍接頭，獲得同意。饒神父又在我們上海市政府和社會聞人杜月笙等以及教會人士的贊助之下，捐募到大批食糧、現金、衣物、醫藥等類必需品，達成設立難民區的願望，救護了二十五萬難民。

由於上海是世界各國人士羣居共處的國際都市，在衆目睽睽之下，日本陸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和海軍「支那方面艦隊長官」長谷川清中將，兩個指揮侵略戰爭的頭子，也擺出了貓哭老鼠的面孔，各捐了一萬元給饒神父。但就在同時，上海的中、外報紙和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新聞報導與評論，都在嚴詞指謫：「日軍飛機有什麼理由要濫炸非戰鬥區的中國平民？」可是松井、長谷川那些日本軍閥都絲毫無動於衷。

由於京滬地區，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帶，是我國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所在，所以那一帶的各主要城市乃至若干較大的鄉鎮，差不多都有外國人設立的教堂、教會學校、醫院以及工廠和貿易公司。當日軍殺向南京的途中，那些居住在各地、為獸兵們所不敢侵犯的外交官、傳教士、學校教師、醫師、商人等第三國人士，眼睜

睜地看到中國人遭到浩劫，都油然而生惻隱之心，開放了他們的教堂、醫院、學校收容難民，堅拒獸兵侵入。他們更把目睹耳聞的許多慘絕人寰的情況，有些記在日記上，有些寫在信件中，很快地就傳遞到了上海。

在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新聞機構派遣了很多記者來到上海，採訪戰訊。其中有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特派員田伯烈，他是一個有強烈良心感的學者型的新聞記者（松本重治對他的評語），他拍發的通訊稿，竟被控制電報局的日軍檢查員指謫他寫的內容「過於誇張」，加以扣留，屢經交涉，不得要領。他氣憤不過，就索性大量蒐集文件證據，趕成了一本十多萬字的「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英文本和中文譯本差不多是同時在民國二十七年夏季出版。

這本書的特色，是完全引用身歷其境的外國人的書信、日記和報告，田伯烈本人只做了若干說明，並沒有摻入他自己的絲毫主見。那本書令任何人讀下去，都會感覺到無處不是真實而客觀的報導。

現在，請容許筆者姑且來做一個「文抄公」，把田伯烈書中的資料摘錄幾段出來，呈獻在讀者的眼前。

首先是田伯烈簡略的引言，和一位外國觀察家的一般性報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和揚子江三角地帶，成爲中日兩國的戰場。……日軍急速向前推進，跨越中國人口最稠密地方最安閒的一個區域，凡鐵騎所過之處，生靈塗炭，精華燬滅。一位外國

觀察家曾有幾次去過那些地方（在日軍佔領以前及佔領以後），據他審慎估計：這一次揚子江三角地帶戰爭的結果，至少有三十萬中國平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其中一部份是慘遭屠殺的。他說：「日本兵強迫老年人和孩子運送重量過大的東西，等他們力竭倒地時，就用刺刀砍戮，擲入路旁的小溝裏。」……據他觀察的結果，認爲日軍向南京推進時，曾經採取一種有計劃的恐怖政策。

軍隊浪人禽獸集團

有一位美國人鮑威爾，在上海主持的「密勒士評論週報」，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以「中國的毀滅」爲題，發行增刊，特別指出：

「上海是揚子江三角地帶最重要的一個都市，上海的損毀情形異常慘重。上海以外無數的城市村鎮，也如出一轍。在上海週圍的一百哩內，不下十三個大城市，五千萬以上的人口。這些城市，都受到絕大的破壞；至於較小的市鎮和村落，其損毀的情形，更是無從統計。」

此外，密勒士評論週報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五日還有一段報導提到：

「在日本皇軍控制區域內，中國人和外僑的財產，遭遇到有組織的劫掠。日軍所到之處，日本浪人也接踵而至。這一種浪人，是軍隊的寄生蟲，應負一大部份的責任。日本無紀律的軍隊，在南京、杭州、蕪湖等處，實行奸淫、搶劫和屠殺；所謂浪人，則向許多的鎮、鄉、村，盡量發揮其獸性，將中國人逃難時遺留下來的各種值錢

的東西，搜刮一空。……

「中國沿海各處，尤其是在江蘇、浙江、福建各省，有很多紀念碑，紀念過去擊退海盜，保衛地方的軍政長官。……那時的海盜，就是指日本的『倭寇』。這次日本侵略中國，不管日方如何宣傳『聖戰』、『大臣細亞主義』、『經濟合作』、『反對共產主義』；然而事實終於是事實，日本這次的對華戰爭，照公認的意義講：並非真正的戰爭；而是過去海盜行爲的重演，不過規模更爲廣大而已。」

一位英國記者赴上海南方三十哩的松江視察後，曾於一月十四日致電倫敦，報告事實如下：

「松江是滬杭路上的一個繁盛的縣城，現在却呈現着滿目荒涼、極度破壞的景象了。毗連的市廛已被轟炸所毀，幾乎沒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所看見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肉，不自然地腫脹起來。松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十萬居民，我却只看見五個年老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裏，流着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他們到上海來。……」

「松江的情形，正可以說明上海南京廣大繁榮的三角地帶內的整個情形，並且也正可以表示這是歷史上人口移動規模最大的一次。幾萬、幾十萬，甚至是幾百萬的中國人，事實上已經離開了這一個區域，但誰也不能答復這問題：他們究竟陷入了怎樣的境地？……」

「在去松江的路上，遇到許多隊開回上海的日軍。他們都滿載而歸，戰馬拖着黃包車，車上裝滿了箱籠皮包，日本兵騎着驢子、黃牛、甚至

水牛，活的豬羶縛在砲架上，劫掠隊一路所搜獲的大雞、小雞，也隨軍帶來。」

姦淫燒殺觸目驚心

其次，是關於蘇州情形的一篇報告。是一位美國人寫的，原文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評論週報」增刊的「中國之毀滅」內，編者會有這樣的按語：「本文作者已僑居中國三十五年，姓名不便宣佈，他目睹日軍的恐怖殘暴行爲，所以他的報告甚爲真切。」原文如下：

「巨量的炸彈從天空撞擊而下，猛烈爆炸、肢體、塵垢、磚石和泥灰不斷飛騰，好像一道道的瀑布，這真是駭人的景象，可怖的瘋狂的場面，使我們不敢正視，不敢想像。……我和朋友在城外一個冷落的醫院中過夜，而這正是日機大舉空襲的一夜。……日機先向全城及其四郊放射照明彈，繼之以急速的飛行散播死亡的種子。沒有人知道日機向這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到底投擲下了多少枚炸彈。在整整的十二個小時內，落下的炸彈，密如雨點。……天一明，我們就起身進城，我們所目睹的死亡和毀滅，其爲狀之慘，非任何筆墨所能形容。我們的心裡真難過極了。……兩天以內，五千個難民從蘇州移到廣福，我自己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再回蘇州，我和同伴沿途須小心避免踐踏屍首，因爲屍首堆滿路上，散遍田野。……」

「我們到達蘇州時，……看見每一家銀行、店舖和住宅都已經門戶洞開，日本兵進進出出，川流不息，好像是一羣羣的螞蟥，背上駝着一個

個的絲棉被、鴨絨被、日用商品和各種傢俱。……教會的產業也大遭劫掠，……我的住宅內杯盤狼藉，顯然是經過了猛烈的拋擲。……我去察看宴成中學（教會學校）校舍，他們正在拼命打開一具保險櫃，一個兵用鶴嘴鋤猛砍櫃門。……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另有幾處教會房屋內的，以及銀行商店內的大保險櫃都遭日本兵破壞，把所有的東西拿走。……」

「老實說：關於蘇州的大規模的劫掠行爲，我們與其責備個別的士兵，不如指斥整個的日本軍隊。爲什麼呢？因爲贓物的數量，殊非個別的士兵所能帶走。事實上，我們看見許多贓物是以軍用卡車裝運的；有一輛軍用卡車滿載中國紅木傢俱，停在日軍司令部門口。……」

「日軍佔領蘇州後，我們第一次回去的時候，看見街道上屍骸累累，那些屍骸已足足擱了十天。我們後來再到蘇州，看見野狗都肥胖了許多。……」

「以上所述，固已令人震駭；但最令人痛心的事情還在下面：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層的婦女，獸慾勃發的日兵，到底姦污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够估計。我本人知道許多次強姦事情，因此相信我所接到的一切報告，皆屬確實可靠。不過，我也無須加以估計，因爲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強姦，對於這種滔天的大罪惡，究竟會有什麼判別呢？……我看見許多鄉民坐在路邊發抖，因爲一隊武裝的日本兵把他們驅逐出來，截留了他們的妻女。……」

「我必須講出這一件事情，否則，我的良心

不會安寧。要是有人相信在日本軍隊確使中國人民過着更好、更愉快的生活；那末，就請他去觀光一下南京、上海間二百哩以內的情形吧！請他去目睹難以令人相信的荒涼和破壞的景象吧！在六個月以前，這一帶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區域，是中國最繁榮的部份。可是，如今一個觀光者所能看到的，只是被轟炸蹂躪的城市，化為灰燼的鄉村和小鎮。農田是荒蕪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嫗，悽涼地耕種田地，牲口有的是給殺掉了，有的是給搶去了。凡是配備着現代武裝的野蠻軍隊所能實現的各種破壞行動，日本軍隊是樣樣做到了。……」

美麗蘇杭變成地獄

下面是在安徽蕪湖的一位美國傳教士寫給上海朋友信：

「十二月五日，是禮拜日，我們都在教堂內做禮拜。突然聽到天空的飛機聲，立刻又聽到連續的，可怕的爆炸聲。……我們趕到江邊馬路，將受傷的平民分批送入醫院。這一次損害的情形，非常慘重，到處是已死的人或將死的人。……整個下午及晚上，就醫的受傷者有一百人，其中八十人須住院治療，醫生施行手術三十次。……」

「佔領蕪湖的日本軍隊，……對付未及撤退的少數中國兵，極盡殘暴的能事；對付在行動稍有不滿的平民也是如此。……日本兵似乎特別搜索婦女，以供污辱。……」

「十二月過去了（此信寫於十二月卅日），每天都充滿了緊張、困難和危險，住在我們醫院

裡二千四百個難民，擠在只够容納四百人的地方。……太平間裡已經積了若干屍體，醫院所僱用的工役因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掩埋；做棺材用的木料又已經用完。最後，我們不得不在醫院基地上掘一個大坑，埋葬了二十具屍體。」

接下去，請看杭州的一位外國教會人士的記述：

「驚恐的婦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門外，要求保護，一天多似一天。兩個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難民一千人，已經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以弘道女校收容所為例：……所有臥室、走廊、甬道、洋臺、扶梯邊，都擠得水洩不通，她們整天整晚在那裡坐，在那裡吃，在那裡睡。……在這狀況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婦女仍不能安全回家。……自日軍佔領杭州以來，恐怕沒有一家住宅和店舖沒遭日軍搶掠，並有許多戰馬拴在店舖內。美麗的杭州，變成骯髒的、醜惡的、破碎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婦女的報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許多驚怖的婦女，講起她們所遭遇的事情。」

無錫蒙難屍積如山

後面，還要提到一個重要的城市——無錫，所遭受的劫難。別稱「小上海」的無錫，是一個工業中心。一位美國醫生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從上海動身到無錫，汽車裡裝滿了衣服、食物和藥品，希望這些東西可以減少傷兵難民的若干痛苦。他在距無錫幾哩地方，目睹日軍飛機轟炸沿公路運河內的煤船，射擊田間耕作的可憐農民。誰想逃避，便繼續追跡掃射。

這位美國醫生在無錫的每一天，都是在日本飛機呼嘯之下，替炸傷的中國軍民施行救治手術，他在日記中一再寫下慘不忍睹的恐怖情況。十一月十日的日記是這樣的：「講到轟炸，今天是最兇惡的一天了。投下的炸彈，最少有一百六十顆，數處起火，損害慘重。……約在夜間十一點半鐘，因為爆炸猛烈，我從床上躍起。……惠山的軍用醫院中彈，死亡傷兵多人；工廠區內平民的死傷，更不計其數，送到醫院來的平民，都是肢體殘缺不全，慘不忍睹。……天啊！要是繼續如此轟炸，我們怎麼能容納得了傷患呢！」

又有一位西方人士，曾經親自駕車，自上海出發，經太倉、常熟、蘇州、崑山各地，到達無錫。回上海後，投書「字林西報」公開了他所目睹的慘狀：

「所過之處，廬舍全毀，未見一鷄一鴨一鵝。有些農民在田間耕種，並有許多鄉下人在日軍監視之下修理路面，被毀的橋樑多已恢復原狀了。」

「東亭，是無錫的一個熱鬧市鎮，幾乎未剩一屋一椽，損害情形最為慘重，只見幾個鄉民在瓦礫堆中尋覓殘破的東西。無錫北郊被焚的市區，長約一哩，只有一家紗廠倖免。許多絲行和倉庫，咸歸於盡；從車站到城門口，旅館、商店、貨棧和住宅都已付之一炬；車站和城垣也都變成了廢墟。城內房屋被焚者，至少在半數以上。……工業中心和糧食要站的無錫，現在是完全陷入癱瘓狀態了。」

以上，是在田伯烈的著書中所輯錄的長江三

角洲幾個大城市遭受日軍轟炸、屠殺、強姦、搶劫等等的慘狀。不過，那幾位身歷其境，提供資料的歐美人，畢竟只看到了屍橫遍野，一片廢墟的劫後景況而已；可是真正能够目擊日兵獸行的人，並非他們西方人，而是有些良心未泯的日本軍人和從軍採訪的日本記者們。以下，就讓我們來譯述幾段日本方面的資料，俾能更清楚地瞭解到「大屠殺」的真相。

處處女屍慘不忍睹

第一位，是隨日軍第十軍在杭州灣登陸的從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他是在一九七一年應東京「朝日藝能」週刊的訪問，提供了親身經歷的證言如下：

「登陸之後，逢人便殺。可是如果要用插在槍頭上的刺刀，把人刺死，頗不容易；所以拿棍棒猛捶——不管他是男是女，只聽到『叭喇』一聲，嘩！鮮血四濺，立刻就送進了鬼門關。

「『逢人便殺』的命令，是在杭州灣登陸之後就下達的。河野公輝的確看到過『命令傳達書』，內容是：『不能容許共產主義的暴虐，爲了粉碎共匪蠢動，農夫和工人固不待言，就連婦女、兒童，也應該一律殺戮。』（筆者按：當年在江南地區，沒有一個共產黨，日軍詭稱消滅共黨，實際屠戮的都是平民。）

「登陸杭州灣的日軍，循上海、崑山、蘇州，攻向南京……

「沿途發現河邊上躲藏着的女人，只有頭部露在外面，就把她們拉出來殺掉。在攻向崑山的

途中，到處可以看到陰部插着竹尖的女屍，橫七豎八地倒在路邊上。

「在崑山，中國兵死的很多，我看到過大約有三千多具肢體崩裂、陰部呈露的死屍，好像是被砲彈炸死的。

「不管走到那裏，都是屍積如山，其中還有奄奄一息的，撐開失神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的士兵一發現到，立刻就給他一刺刀擡過去了事。

「我還碰到過各種慘慘的場面：有被殺死的三個屍體，網吊在一起；有躺在地上的童屍，不見了腦袋；還有叫俘虜們自己挖好一個坑，跪坐在坑前被砍頭；有些殺手砍得非常高明，剩下一層皮還留在脖子上，頭掉下去，垂向前面，發生墜力，帶着軀體，很俐落地墜進了坑裏。

「就在那一瞬之間的景象，被我拍入鏡頭。我對於拍攝這一類殘酷的照片，比拍那些佔領某地，狂呼萬歲的場面，更爲熱心。

日本記者都看狂了

「可是，也有從軍記者想要阻止殺人。他又開兩腿，攤開雙手，攔在中間大叫：『明明是普通老百姓嘛！放他們一條生路不可以嗎？』可是殺氣騰騰的士兵們還是把他推到一邊，下手殺人。」

「記得有一個大概是讀實新聞的攝影記者，受到過份殘酷狀況的震駭，好像是發了狂。」

河野公輝談到這裏，訪問他的「朝日藝能」週刊記者問到他的感受如何？他說：

「我嗎？我已經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

意謂麻木不仁），只顧「咔嚓」！「咔嚓」！到處搶鏡頭，忙得團團轉呀！……

「在蘇州，強姦和搶劫，嚴重到了極點。蘇州是出美人的地方，不管她是小姑娘還是有夫之婦，一個都不會放過；而且幹過之後，一定把她殺死。究竟是什麼道理，可不知道，但大家都是那麼幹的。

「強姦到倒了胃口之後，就捉住骨肉之親的人，命令他們交媾，當作遊戲觀賞，在好多地方都有這樣的情況。」

河野公輝當然也到了南京，可是他認爲還是從杭州灣攻向南京途中目擊的各種場面，所留下的印象，比南京的屠殺更爲深刻。

河野還談到：「在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十二月十七日）之前，看到長江裏面大約有五十個，甚至一百個一堆、一堆的屍體，順流而下，那是戰死的呢？或是被俘殺死的呢？還是被殺戮的一般市民呢？我是不會曉得的。只記得在南京城外有一個池塘裏，一片鮮紅的血海，非常矚目，要是用彩色軟片拍下來，才够驚人咧！」

河野公輝的證言，到此爲止。第二位，是當年的一个日本兵，戰後在茨城縣水戶市的神社裏做廟祝，名叫田所耕三。據他對東京「朝日藝能」週刊的採訪記者說出的回憶：

「殺向南京途中，有兩個星期，幾乎是沒有吃的、沒有喝的。起初，米是有的，但補給不上。看到農民們在吃紅色（糙米）的飯，因爲言語不通，就搶起槍托在他腦袋上捶一下，把飯拿過來吃掉。腦袋被捶的人，大致就已一命嗚呼，橫

豈是言語不通嘛！

「走過的村落，就一處接一處的放火燒下去，這是爲了讓支那（中國）人知道『敵人來啦』！他們看到火燄彌天，大概就會想到是大軍來了。可是儘管如此，支那老百姓膽子之大，真叫人佩服，他們在槍彈呼嘯橫飛之下，還是從容不迫地，手拿盛着種籽的葫蘆瓢，在田地裏撒播着。」

「有一個歌曲，表達被佔領地區的兒童們唱着『兵隊先生，謝謝你們！』那完全是捏造的，拿我們所到過中國沿海岸線一帶來說，就沒有那回事。不管你怎麼說，總之在日本兵所過之處的道路兩邊，排列着許多砍下來的人頭。像南京城外排的那些，乃是仙臺的輕重兵們搞的花樣。」

筆者按：此一部隊爲日軍第十三師團所屬輜重兵第十三聯隊，原駐宮城縣仙臺市。

刀劈百人瘋狂屠殺

像河野公輝、田所耕三這一類的證言，在日本資料中還有的是，我們在這裏不可能多加摘錄。只是還有一個更令人髮指的暴行，就是兩個日軍少尉的「殺人競賽」，當時日本大報之一的「東京日日新聞」還曾經連續四次大標題報導，現在就讓我那四篇報導譯於後，藉明真相。

第一次報導：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標題〕刀劈百人競爭！兩少尉迅速八十人
〔內容〕（淺海、光本、安田三特派員二十九日發自常州）：在六天之間，輕快地踏過了常熟到無錫四十公里路程的〇〇部隊（筆者按：係日軍第十六師團），現在更以三天的工夫，突破

了與上述相同里程的無錫到常州一線，真正是神速的進擊。在該部隊最前線的「片桐部隊」（第十六師團屬下第十九旅團所轄第九聯隊，聯隊長片桐護郎大佐），有兩名青年軍官計劃作「刀劈百人」的競賽。據說自無錫出發後，其中一位很快地就劈死了五十六人，另一位也砍掉了二十五人。前者是富山部隊（片桐聯隊下面的一個大隊）的向井敏明少尉。後者，是屬於同一部隊的野田毅少尉。「銃劍道」（刺槍術）三段的向井少尉，手按着腰懸的「關孫六」（十六世紀初，名匠所製日本刀的名稱），炫然自得；野田少尉則表示，他的刀雖然沒有銘文，但也是祖先留傳下來的寶刀。

當自無錫出發後，向井少尉移動到距離鐵路二十六、七公里一線前進，野田少尉則沿着鐵路行動，兩人因而一時分手。第二天拂曉，野田少尉在離無錫八公里的一個不知名的村落裏衝入敵軍據點，砍掉了四個敵兵，博得率先陷陣的榮譽；聽到這個消息的向井少尉，不禁奮起，那天夜間，就率領部下在橫林鎮躍進敵陣，劈死了五十五個。（筆者按：此處所謂「五十五個」可能數目有誤）

其後，野田少尉在橫林鎮砍殺九個、威關鎮六個，二十九日又在常州車站前解決了六個，合計二十五人；向井少尉更在常州車站附近又劈掉了四個。當記者們到達車站時，正好碰上他們兩位在車站前會面的景況。

向井少尉：「照這樣的話，用不着殺到南京，大概到了丹陽，大爺我就會劈掉一百個了！野

田是輸定了！你們看：大爺這把刀，劈掉了五十六個，刀口才有一點點缺痕。」

野田少尉：「咱們兩人約好了的，對於拔腿逃跑的小子，就不去追殺。我因多擔任〇官（野田爲富田大隊副官），所以成績沒能趕上去，但等到丹陽時，會拿出『大紀錄』，可就够你們瞧的了。」

日報刊登血腥圖文

第二次報導：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標題〕全速躍進！刀劈百人競爭的經過
〔內容〕（淺海、光本兩特派員三日發自丹陽）：相約到南京爲止，「刀劈百人競賽」，業已開始的〇〇部隊最前鋒片桐部隊、富山部隊的青年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位少尉，自常州出發以來，奮戰繼之以奮戰，到二月六日進入丹陽城爲止，向井少尉劈死八十六，野田少尉砍掉六十五，雙方已進入猶如短兵相接的激烈競爭中。

自常州挺進丹陽途中的十里之間，向井劈了三十，野田幹掉四十，勇壯絕倫，一如「阿修羅」的奮戰狀態（阿修羅爲佛教傳說中善戰的修羅王），殊非言語所能形容。目前，兩勇士正躍進在沿江滬鐵路同一戰線的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等敵陣裏，揮舞寶刀，砍個不停中。

向井少尉決心實現先登丹陽中正門，野田少尉的右手腕負了輕傷，而「刀劈百人競賽」的赫赫成果則正逐漸在達成中。記者們進入丹陽城，來不及喘息，就趕去追上了進擊中的富山部隊，向井少尉在行進中的隊列裏，笑嘻嘻地說：

「野田那小子，快要趕上來啦！可不能大意咧！野田的傷很輕，用不着耽心。在陵口鎮，我劈到了一個傢伙的骨頭上，使我的「關孫六」（刀名）刀刃砍壞了一點，不過，繼續用它劈上一、兩百人，還不成問題。請你們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的各位記者來做裁判官吧！」

第三次報導：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標題〕八九一七八「刀劈百人」大接戰！

勇壯！向井、野田兩少尉

〔內容〕（淺海、鈴木兩特派員五日發自句容）以殺到南京為目標，而進行「刀劈百人競賽」的片桐部隊青年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位少尉，又是奮戰於最前線，進入了句容城。在到達句容之前，據說向井少尉劈死了八十九個，野田少尉是七十八，戰績相當接近。

第四次報導：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標題〕「刀劈百人」的超紀錄！向井一〇六一〇五野田，兩少尉更加延長賽程！

〔內容〕（淺海、鈴木兩特派員十二日發自紫金山麓）在攻到南京為止，作罕有的「刀劈百人競賽」的片桐部隊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位少尉，於十日在紫金山攻略戰的混亂匆忙之際，作出了一〇六對一〇五的紀錄。十日正午，兩位少尉終於不是吹牛地各提着砍缺了口的日本刀，碰到了一起。

野田：「喂！大爺我砍了一百零五啦！你小子成績如何？」

向井：「老子是一零百六囉！」

兩位少尉哈哈大笑。但是還搞不清楚，究竟

是在什麼時候，誰先劈到了第一百個？這就不必去研究了。結果當場同意不分勝負；同時立即決定：自十一日開始，殺到一百五十人為目標。

十一日中午，正為了搜索「敗殘兵」（中國軍隊），而站在俯瞰得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的向井少尉，在敵彈橫飛之下，指着吸取過一百零六人鮮血的「關孫六」寶刀，向記者說出了「刀劈百人競賽」的原委：

「不知不覺中，我和野田雙方都超出了一百人，好高興啊！我的「關孫六」，是因為在劈一個傢伙的時候，連他的鋼盔和身軀都劈成了兩片，因而刀刃受了點損傷。戰爭結束之後，我一定會把這把日本刀贈送給貴社。十一日午前三時（天還未亮），友軍用罕有的戰術把藏匿紫金山裏的殘敵都給噲出來了（係施放毒氣），我也忍受不了，跑到外面，毫不在乎地把刀橫擱在肩膀上，挺立彈雨之下，沒有一顆子彈落到我身上嘛！這也是「關孫六」的庇蔭啊！」

向小學生鼓吹殺人

看了東京日日新聞的四篇報導，使我們對於所謂「殺人競賽」的經過情況有了一個完整的瞭解。瞭解了之後，我們必然會產生一個感想：那就是兩個日軍少尉的殘酷行為，固然叫我們為之髮指；而更令痛憤的，是日本的大報紙，竟然會替那種滅絕人性的兇手大肆宣傳，可見當年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教育出來的日本性，有多麼瘋狂、殘忍！是多麼可恥、可悲！

向井、野田兩個少尉，經過新聞傳播之後，

在戰時居然成了家喻戶曉、而為男女青少年所崇拜的英雄。向井敏明，當時二十六歲，是山口縣玖珂郡神代村人，學生時代隨父母住在朝鮮，肄業於漢城公立商業學校，他殺人出名後，被捧為母校明星，曾經回校訪問受到熱烈歡迎，校長請他「務必要向學生們講述刀劈百人的勇況」，他沒有答應。野田毅，當時二十五歲，是鹿兒島縣肝屬郡田代村人，他一度返鄉，應他的母校鹿兒島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長的邀請，對六年級學生演講：「報紙上所寫的「鄉土出身勇士」啦！「刀劈百人競賽」啦！那就是我。實際說來，在衝鋒突擊的白刃戰中，只不過砍殺了四、五個人而已。我們是在佔領了敵軍壘壕時，對着裏面呼叫：「你，來！來！」那些支那兵都是些胡塗蟲，就一個跟一個出來，走到我的面前，我把他們排列好了，然後一刀一個地砍下去。……差不多都是這樣地幹的，却以「刀劈百人」而出了名。」小學生們追問：「你們兩人是在競賽的，其後，還有什麼情況呢？」他說：「其後，並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就野田的談話，我們來想想看，中國兵那裏會胡塗到他所講的那樣，在生死搏鬥的戰場上，聽到敵人叫「你，來來」，就乖乖地站成一排，甘願讓敵人一刀一個砍死？那當然是在被俘之後，毫無辦法抵抗，才被殺的。

及至二次大戰之後，我國政府依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辦事處」寄呈的「東京日日新聞」對於殺人競賽第三、四兩次的報導，自日本將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還有一個據說殺過三百

人的田中軍吉三人逮捕到南京，經軍法判決死刑，於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市郊雨花臺刑場處死。

血跡斑斑豈容抹煞

誰也料想不到：在那三個殺人戰犯被處決了二十四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四月，有一個名叫鈴木明的日本作家，在東京發行的「諸君」月刊上發表了「南京大虐殺是虛構的」一篇文章，挖空心思、找出一些根本站不住腳的資料，企圖否定日軍暴行的歷史，而且還要為已死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伸冤。鈴木明不僅發表文章指「殺人競賽」的新聞報導，並非事實，只是「特派員的創作」，並且還找到當年作過四次報導的「東京日日新聞」（戰後改稱「每日新聞」，與「朝日」、「讀賣」併稱三大報）特派員淺海一男在電話中交談查詢，兩人問答如左：

鈴木：「當時所謂刀劈百人的事，似乎有點異常；請問你有沒懷疑過他的信憑性？」

淺海：「當時是怎麼樣的一種感覺，已經記不得了。但我是根據責任者所云，信之不疑，我想會有可能的。」

鈴木：「你會否想像過，以後會成爲問題的嗎？……」

淺海：「報導的是戰鬥中的話題。……戰後，遺族方面要求我照他們的意思爲之答辯（按向井敏明家人爲了挽救向井生命會求淺海提供殺人競賽並非事實的證言），我覺得蠻可憐的嘛，就寫了一份『上申書』好歹是把向井本人所答辯的

話照寫一遍；此外，就沒有再寫其他的證明書類。那些事情，現在也已經記不清楚了。」

鈴木：「關於南京大虐殺，現在，你是怎麼樣的想法？」

淺海：「日本對中國的行動，是不具正當性的。」

鈴木：「你對於被處刑的兩人，有何想法？」

淺海：「因爲是已經去世了的人，尤其不想再說什麼。」

鈴木明的企圖翻案，沒有結果，倒反而喚起了日本新聞界的注意。發行量相當龐大的「新潮週刊」，就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表了「刀劈百人的追蹤報導」，刊出當年在常州城門前替向井、野田兩少尉拍照的攝影記者佐藤振和特派員淺海一男，以及同在紫金山麓發出通訊稿的記者鈴木二郎三人的證言。

佐藤振說：「十六師進入常州城時，我們在城門邊上找了一處等於露營一樣的宿舍，豎立了社旗（新聞社旗）。淺海突然快步跑過來說：『有一張照片要拍！』我說：『什麼事？拍什麼照片？』他指着在外面的兩個軍官說：『刀劈百人競賽的兩個人就在這裏，拜託，拍一張。』噢！真是料想不到，挺有味道的嘛！我於是便聽淺海的話去拍了照片，就是登在報上的兩人站在城門旁邊的那一張。我還記得：當時兩個軍官的香烟吸光了，我從背包中取出兩包各裝十支的皇后牌香烟分送給他們。當我拍照的前後，淺海在和他們談話，並隨手筆記。所以報紙上刊登的消息，

總歸是聽取來的。」

佐藤振又說：「在那個時候，我抱着一個疑問，就是所謂刀劈百人，究竟有誰來替他們兩人記數？我記不清楚，是不是我一面拍照，一面問的，或者是淺海問的，總之，我們的確問過：『你們說砍了！砍了！誰替你們記帳呢？』他們表示：野田少尉是大隊副官，向井少尉是砲兵小隊（排）長，各人都有當值兵跟隨在一起，彼此的人交換，代替着記數的。這樣一說明，我們就明白了。」

接着再看鈴木二郎的說法：「我是在紫金山麓碰到兩個少尉的，淺海也到了那裏，四個人一起談話。那時紫金山的戰爭相當激烈，敵人的抵抗漸漸減弱，被追堵到山頂上去了。我們和兩個少尉見面時，正是最後施放一種叫做『赤筒』的毒瓦斯，再對槍了出來的敵人進行掃蕩的時候。……我們所談到的，就是報紙上刊載的那些話（指十二月十三日的第四次報導）。」

至於淺海一男本人，對於「新潮週刊」的訪問，更是直截了當地答復：「說是因爲我的報導而使向井他們被處死刑這些話，是不對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所做出的事情。我固然是未曾『刀劈百人』這一回事，但是那些話具有『真實性』，所以我才會發出新聞稿的。」

被屠人數何止百萬

我們知道：在當時，日軍的暴行受到全世界的不斷譴責，迫使起初裝聾作啞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逐漸重視軍紀，於是到了二十七年春間，各地

秩序大致安定，難民們已能回到家園，重整舊業。可是在那廣袤數百里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究竟有多少平民在浩劫中喪失了生命呢？

當然，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只有上帝才能拿出答案。不過，筆者手頭却一份可資參考的片段資料，就是在抗戰期間，有一位鄭伯彬先生編著了名叫「日本侵佔區經濟」的一本書，由資源委員會出版，在這本書中，著者鄭伯彬根據在日軍控制之下的偽江蘇省政府公報縣農村人口的調查統計表如左：

縣 別	災前人口數	現在人口數
江寧縣	三四四、二〇二	二五一、三七八
無錫縣	二六五、八〇七	二四七、三〇四
句容縣	二八四、四五五	二七九、八三〇
崑山縣	二五七、五七六	一四〇、二七一
江浦縣	一二七、四〇〇	五八、四五〇
青浦縣	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九、八九〇
如皋縣	一六〇、四八九	一二、六三〇
崇明縣	四二七、七九六	三九七、八五〇
金壇縣	二六九、六一七	七六%
丹陽縣	五〇七、九七六	四九六、八一七
丹徒縣	六〇七、四三〇	四七八、七八六
金山縣	一六五、四一二	一五五、四一五
嘉定縣	二七三、二二三	二四二、五四二
常熟縣	六九五、六五五	六三八、四〇七
吳江縣	五〇四、〇八八	五〇一、三〇二
吳 縣	四三七、三〇五	四〇四、二六八
松江縣	四〇八、〇九一	三八〇、〇九六
南通縣	(缺)	(缺)

總 計 五、八八四、五三二 五、〇九〇、三四五
(估計數)

右表所列現在人口數之「現在」，究係何時，未見標明，不過著有鄭伯彬在書中提到：「總計十八縣各鄉鎮之災前人口數，約達五百八十八萬人，戰後二年的人口數，僅及五百零九萬人。」據此可知：到了民國二十八年(即戰後二年)

只是江蘇十八個縣的人口，就減少了八十萬。我們不妨揣測一下，住在城市裏面一部份家庭經濟富足、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和一部份農村壯丁，會離鄉背井，跟隨政府向後方撤退，或是跑到上海避難，但為數是不會很多的。到了兩年之後，除了極少數留在後方的軍公教人員之外，應該多數已經回到家園中。這十八個縣所減少的八十萬人，我們來作一個最高的估計，就算是百分之四十，仍然活在後方(實際應該不會超百分之二十)，那麼也有差不多五十萬人在戰火中消逝了。拿這十八個縣來推計長江三角洲的幾十個縣，則死於日軍飛機重砲的轟擊炸射和獸兵所過之處的屠戮凌虐者，至少不會少於二、三百萬平民，應該算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最近十多年來，日本的史學界和言論界，對於當年日軍屠戮中國人的往事，聚訟紛紜。大致可以分為三派：一派叫做「肯定派」相信在南京屠殺了三十萬，甚至四十萬人；一派被稱為「否定派」，他們找出一些重視國家面子的日本人提供證言，指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絕無其事；還有一派，算是「中間派」，他們覺得屠殺的事實是否定不了的，但被殺的人數約為三、四千人，

或是兩、三萬人，不可能有三十萬之多。這種中間派的說法，比較容易為多數日本人所接受。然而這三派人雖是意見不一，甚至爭論不休；但他們都只是把問題放在南京一個地方，從來沒有一個日本人提出過自上海殺向南京的途中，所殺死的中國人，是不是比在南京一地屠殺的更多？

筆者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特地提出「長江三角洲大屠殺」這個話題，並提供若干慘痛的史實，就教於國人，更希望能夠獲得研究者的認同。至於我所說「長江三角洲大屠殺」最高峯的「南京大屠殺」，請容許我在中外雜誌下一期中，再來繼續提出一些報告。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留影印底稿)。